

回到生锈的院子(外三首)

□张翼

无趣的车笛
从绿油油的麦毡旁碾压而过
粗鲁地打搅，哗哗而叫的牛
还有牛背上消失的牧童

很好奇，光溜溜的牛背
一茬一茬的空闲
这不是我生活的那个院子
一茬一茬地疯长，嘻嘻哈哈

我把时间摁在田埂上，反复搓洗
我想让麦子、稻子，还有背篓
统统无趣，不再留下任何惦记
这样，就可以创造性地
走在妈妈的思想上
把村庄、小伙伴和一撮往事
笑咪咪地拧干
然后放在腊肉中乱炖

喝跟斗酒的八仙桌

男人粗犷的大手，端不起锅碗瓢盆
在狭窄的厨房里
除了一只酒杯，可以信手拈来而外

酒杯是男人和男人间的信物

看一眼，彼此心领神会
默契，能醉成梦里水乡

酒杯是男人的跟班，四平八稳地
坐在八仙桌上，经年累月
牵挂着村姑的手，疯话一堆

我，也只是离开这个院子后
偶尔拿出来喝上一口，它能安稳地
埋葬，盛装出席的过往

往事正好可以下酒
酒后可以失言，失言之后
就可以，稀里糊涂地把地牯牛
打进书包，或者安坐在秋千上

大湾田里插秧苗

脱下春节崭新的鞋子
把脚板压进微冻的水田里
水田很自然地
从沟顶分割到沟底
一垄一垄的，整齐平躺

阳光是一个直男

普照后背。把高高的人形
和浅浅的秧苗打压成一张张竹席
阳光发芽，慢慢抽穗

这个时候，我需要直起腰板
像秧苗一样站在水里
心思、日光，大地、山坡
还有为生计忙碌的男人
都长成晶莹的米粒

生锈的铁环

篱笆糊墙的茅草屋
孤独地坐着一圈生锈的铁
在铁的旁边
时间在静静地排队等候

隔着木窗格子
我把记忆一遍一遍数落
只有童年的欢笑言语
还清晰地长在
墙角的那一圈生铁上

我把勺子靠在铁环上
我以为，它会孤独终老
时隔多年，它还能滋滋作响

内心的闪电(组诗节选)

□符纯荣

像一道闪电

(一)

有时候，阵雨会先于季节
出现，先于惶惑结束

叶脉间，惊涛滚动。坠落的力道
归于破碎。一只蚂蚁路过
顺手拖走其中一根颤栗

——生活中，小若针尖的细节
通常不知所踪被忽略

当它们被说出，雾霭将打开窗扉
遮蔽过的言辞，束缚过的爱
将像一道闪电划过

(二)

一堵土墙，驻留于陈旧回忆
它的头顶，瓦檐已经破败
扎下根系的野草
把领地侵占进行得明目张胆

我曾多次前去。它一直在那里
以宁静应对来访者
散落看见角落的烟火过往
护住余温微弱的心跳

最后一次挥别，它躬身无言
一场阵雨刚刚下过
像一道闪电，刻意而短促，却把
幽深入骨的凉意拉长

(三)

一页页翻阅中的纸张
有着动听的述说：哗，哗……

小幅度、微澜般的浪花
翻卷，洒散。当你在阅读中抬头
墙壁上的钟声
恰好为本次智慧打捞给出定义

一本书页合上。像一道闪电那样
瞬目而过的秘密
留下回响，亦铺开无限

(四)

“牙源性，非牙源性，都可能
引发疼痛。”他一边说
一边对牙龈、牙周、牙槽等部位
轻轻敲击、试探

下半夜醒来，我被右下颌
突然放射的疼痛击中

堪于怀疑人生的折磨
让我痛苦、愤怒却又无可奈何

对症施治的过程，就是找出疼痛复又
封堵的过程——像一道闪电藏匿
捕捉闪电的人，需要用去
半小时，将它嵌入修补过的云层中

对称

偶尔，我会翻开旧梦
到少年时代走走
装作来自远方的样子

脚底，触面粗砺
却更加适宜跳跃、奔跑或停顿
它让我找回疼痛，亦将疼痛
反向传递

关于粗砺的触面，我不称之为大地
——我们有过相同的峥嵘
却在潮水冲刷下
自己将边角消磨殆尽

县城记

一条用旧的老街，束紧腰部
细雨初歇。泥泞淹没奔波的马蹄
——浑浊是新鲜的。汽车
焦头烂额，喧闹四下进溅。巴河
在低处流过，它的清澈不动声色
适于接纳一座城市的过错
疑惑的是，一排残破楼层坚守于此
貌似只向近旁的河流妥协
灯红酒绿处，有人醉意微醺
有人缓步或疾行，仿佛通过
秩序井然的斑马线、红绿灯
即可安全穿越生活的游戏
陌生的城市，十三年后的重逢
两者居然相安无事。驶离江口大桥
当第一盏华灯初上，犹如骤然找回的
某一场相约——我突然爱上
她的困顿、安谧、脂粉和矛盾丛生

火车驶过

某种时刻，小草乐于看见
火车隆隆驶过
一头扎进黑暗而深长的隧道
仿佛胁迫已久的内心
终于找到转换或替代

某种时刻，我们促膝而谈
山峦在风中起伏。落叶呈现出

毫无规则的姿态
——风再刮过一遍，它们就能交出
最后的衰落与愤懑

现在，夕阳完全褪去
火车仍在奔赴。命定的某种时刻
有失散，就有复生
比如日头升起，草根破土而出
比如穿越隧道的一声鸣鸣

地铁记

被黑暗收拢的世界，并非
刻意逃避光明

铁轨并行，像成立已久的真理
而风声起于虚无
终又散落于吹拂的虚空中

人间百事，系于一路上的
等待和奔赴。而暗夜
适于记忆恒定、心跳平复
端正方向和混淆视听的
却总是同一柱
充满力量的炫目灯火

世界狭长，喧闹声左右碰撞
在大地内部
多少抱团取暖的余烬，努力闪烁着
飞快穿越而过

——生活如此温厚、宽容
依靠在一起。时间走动
如此真实，攥握着相安无事

十七日——给岳父

像十日、十五日或其他时间一样
一页并非刻意的书页，被我
翻阅和想起

从第一日开始，依次吞下鱼刺
两根，三根，四根……直至第十七根
终有刺喉之鲤

忽略或者去掉。转眼即成虚无
但我努力记着：十七日
正如前面经过的数字，每当出现一个
都会带来和带走一些什么

十七日。这不仅是给你的日历
也是我们共同的纸张
像我不断遭遇的矛盾——捂得紧紧
又如书页般翻过

茶马古道(外两首)

□阿苏越尔

掩映于传说之中
还有几片干枯的墨迹
幻化出树叶和撩人的风
远望已是重峦叠嶂
新开辟的场镇就在手上
神秘的面纱刚刚被揭去
这方山水只有我是透明的
群山中的只言片语
让一群人短暂歇息
时光新生的翅膀厚重
怀想中的茶香袅袅升起
据说，翻过锦屏山的垭口
古道会披上云彩
承载建昌马轻飘飘的影子
负重而行，一如从前

锦屏之夜

弃火而亡的是黑夜的残部
身后的裸岩坠入陷阱
被星光一手搭救，重新入座

篝火亭亭玉立，黑夜的衣装破了个洞
绕指的歌谣像密致的针线
将我们缝为一体，抵御冷风嗖嗖

烧烤和时间都糊了，举杯的火星四处飞溅
再歌一曲吧，曲布兄弟
今夜我是一根劈柴，让你的歌一点就着

海棠古镇

一片海棠叶承载恩情
命中的贵人就住在北城门
过路客，过路客
北方拥堵，南方险阻，思想遥遥无期
请取走你的朝代你的云
客栈温馨，此后雨过天晴

忘记你

□冯泽宇

大汗淋漓的夜空荡荡
我想我一定要忘记你

一只只湿漉漉的黑鸟
脑袋和嗓音
放在门前，又别无去处

我该忘记你，潮水退去
在没有痕迹的世界，下雨的街上
承认困顿已久
带着你的希望重新吃早餐
颤巍巍的嗓音，话语下垂而藏得很深
最重要的时刻来临
在满街的风声中，穿过世界的内部

人伏

□麦田

一位亦师亦友的长者，身上的露珠
泛着光芒。喜欢弯曲的河流
穿过他的影子
当他每一次完成与白天的对话
月亮，在沉默的光阴里心满意足

在这样的夏天，一场雨与
另一场雨之间，风做着风的事情
他领一滴雨水走进身体，走进
曾经叫作种子的时光
以野草的形式，修行

我在他根系的深处，听种子每一次
萌芽的声音，像河水
流过旧时光，又接着流过新时光
河岸上，一条路在响动。走近我
脚步慢下来，挺了挺腰身
让我接住，哗啦啦流水

这时，我的心头
流水，带走了流水。在他的注视下
我听到，我的体内一种火苗
轻微歌声
音符，扣进生活的主题